

译诗中的四字格艺术

——以《乌鸦》曹明伦译本为中心

杨姝嫒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3日

摘要

四字格是汉语中独特的语言形式, 具有凝练典雅、结构工整、节奏鲜明等特点, 在文学翻译中恰当运用能有效提升译文的艺术表现力。本文以曹明伦所译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经典诗作《乌鸦》("The Raven")为主要研究对象, 采用文本细读与定量统计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研究了译本中四字格的运用策略与功能。研究发现, 译者通过灵活选用成语、自创四字结构等方式, 高频次、高密度地使用四字格, 这一翻译策略既保留了原诗哥特式意境与核心意象, 又赋予了译文古典文学韵味。曹明伦译本中四字格的运用策略及其艺术效果, 为英语诗歌翻译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曹明伦, 四字格, 埃德加·爱伦·坡, 翻译, 《乌鸦》

The Art of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in Translated Poetry

—Centered on Cao Minglun's Translation of the *Raven*

Shuman Y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e 3,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3, 2026

Abstract

The four-character grid is a unique word form in Chines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ise elegance, neat structure, and distinct rhythm. Proper us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 enhance the translation's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takes Cao Minglun's version of the American poet

文章引用: 杨姝嫒. 译诗中的四字格艺术[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7): 604-609.

DOI: 10.12677/ml.2026.147683

Edgar Allen Poe's classic poem "The Raven"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It adopts a method that combines careful reading of texts and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and function of the four-character grid in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flexible selection of idioms and self-created four-character structures, translators use the four-character grid at a high frequency and high density. T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not only retains the Gothic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core image of the original poem, but also gives the translation a classical literary charm.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strategy and effect of the four-character grid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English poetry.

Keywords

Cao Minglun,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 Edgar Allan Poe, Translation, *The Rave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是 19 世纪著名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影响深远, 其代表诗作“*The Raven*”以其深沉哀婉的情感、精巧严谨的结构以及独特的意象举世闻名。新文化运动以后,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他本人及其作品, 这为后续学界大规模的研究和译介奠定了重要基础。据不完全统计, “*The Raven*”一诗是爱伦·坡所著最受中国译者重视的作品之一, 自 1923 年至 1949 年间约有 10 种汉译版本出现, 最早可追溯至 1923 年 12 月 10 日《文学》刊物所刊登的子岩译本, 后有张伯符改译、顾谦吉骚体译本等多个版本, 共同丰富了这首名诗在中文语境中的传播[1]。曹明伦先生是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在英美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所翻译的《乌鸦》译本[2]是目前学界公认比较权威的版本, 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基础。相较于其他译文来说, 他在翻译时大量运用了汉语四字格结构, 既保留了原诗意境和韵律, 还为译文增添了浓厚的文学韵味。

现如今文学作品的翻译, 不仅仅只是转换语言这么简单, 还是对于这一作品的二次艺术创作。通过研究可以发现, 当译者进行英译汉翻译实践时, 合理使用四字格能够保留原文的意境, 让结构更加工整, 同时也能够提高译文的艺术表现力。阅读《乌鸦》原文可知, 这首诗歌的翻译对于译者在押韵、意象传递和保留等方面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本文选取了曹明伦《乌鸦》汉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文本精读、案例分析、数据统计等, 对这一译文中汉语四字格的运用进行系统性研究。研究围绕四字格的使用频率、艺术效果等问题展开论述, 并探究四字格的运用对于诗歌翻译实践是否有借鉴意义。

2. 汉语四字格的语言与诗歌美学

2.1. 汉语四字格的语言特点

四字格是由四个音节组成的词语单位, 也称之为四字结构, 在汉语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文提到的汉语四字格, 指的是由四个汉字组成的、结构相对固定、语义凝练、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单位。它是汉语语言体系中极具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和表达形式, 具有凝练典雅、结构工整、节奏鲜明等特点。四字格能够在有限的字数内承载丰富的语义, 言简意赅, 内涵丰富[3]。例如, “万籁俱寂”四字即生动

描绘出深夜的绝对宁静。同时许多四字格结构工整，常形成对仗，因音长、音高等原因构成鲜明的节奏，诵读时朗朗上口。大量四字格源自于古典文学、历史典故或民间俗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运用得当能为文本增添古典韵味[4]。

通常，翻译实践中所使用的四字格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成语、习语，这一类型是汉语中最为典型的语言表达形式之一，使用频率非常高，如“奄奄一息”“毛骨悚然”等；二是译者根据语境灵活创造的四字结构，包含“名词 + 名词”并列式、“形容词 + 名词”偏正式、“主语 + 动词”主谓式等多种形式。曹明伦在《乌鸦》翻译中，两者兼用，既活用现成成语，也灵活创造新四字组合，均体现了四字格凝练、工整、富有表现力的核心特点。

2.2. 诗歌翻译美学

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信息型翻译。鲁迅曾在《自文字至文章》中提到：“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5]基于此，许渊冲先生于20世纪下半叶提出“三美论”可应用于翻译，即“诗歌翻译不仅要做到忠于原文，还应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详细来说，他认为“译诗要以‘美’为出发点，将原诗的意境、音韵和形式统一起来，尽可能地译出古诗的独特韵味，以飨读者”。所谓意美，指的是呈现原诗内容的同时，要塑造出相应的意象和意境；音美，指的是诗歌音律之美，主要体现在押韵和节奏等方面；而形美则指的是结构之美，即翻译过程中尽量保持工整对仗。文学翻译追求的不是机械的字面对应，而是力求在目标语中实现与原文在艺术效果上的“对等”[6]。

综上所述，汉语四字格的语言特点与表现力与文学翻译的目标高度吻合。

3. 曹译中的四字格

《乌鸦》作为爱伦·坡的代表诗作，以第一人称视角描写深夜恐怖阴森的氛围和主人公对逝去之人的无限悼念之情，运用环境描写和乌鸦、帕拉斯神像等意象，哀戚幽婉，感人至深。针对《乌鸦》中译本和曹明伦翻译作品的语言特征和翻译策略等，国内学者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陆雨笺从互文性理论出发，指出《乌鸦》曹译本由于英汉语言文化、宗教背景等差异导致了诗歌原有意境流失，但相较于其他中译本来说，曹译本仍然最接近原文意境[7]；刘子楠称曹明伦在爱伦·坡另一作品《厄舍府的倒塌》中也好用四字格，这使得译文更具有节奏感和音韵美，也更加贴近原文的氛围基调[8]；邓聪发现译者在英译汉过程中使用汉语四字格不仅能够准确传达原文意义，还充分发挥了汉语特色，让译文富有文采[9]。总的来说，现有研究涉及到《乌鸦》的多译本对比与译文中汉语四字格的运用特点，但针对曹明伦译本中四字格运用的系统性研究较少，该译本四字格策略仍有待深入探索。

《乌鸦》原诗兼具“意美、形美、音美”，全诗共18节，每节的结构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每节6行，前5行音节数量相当，字数相近，而最后一行长度仅为前5行的一半。从“音美”角度来看，全诗为扬抑格八音步及七个半音步交替使用，每一节的韵脚为“ABCBBB”的格式且“B”韵脚均为[ɔ:]音，以第一节为例，韵脚分别为“weary”“lore”“tapping”“door”“door”，读起来朗朗上口，既展现了作者精湛的写作水平，也体现了对译者的极高要求。

《乌鸦》曹明伦译本深刻把握了爱伦·坡原诗哀婉沉郁的哥特风格与严谨的诗歌结构。译文共计1721字，使用了共74组四字格，例如“慵懒疲竭”“美丽娇艳”“奄奄一息”“不再犹疑，不再彷徨”“永不复还”等，约占全文字数的17.2%，平均每一节使用了4.1组四字格，每一节的四字格数量统计详见图1，足以可见其高密度高频率。下文将选取其中三处典型展开论述，它们分别体现了四字格在节奏、结构、情感表达和意象表达方面的效果，前两个案例在文中重复次数分别高达11次、6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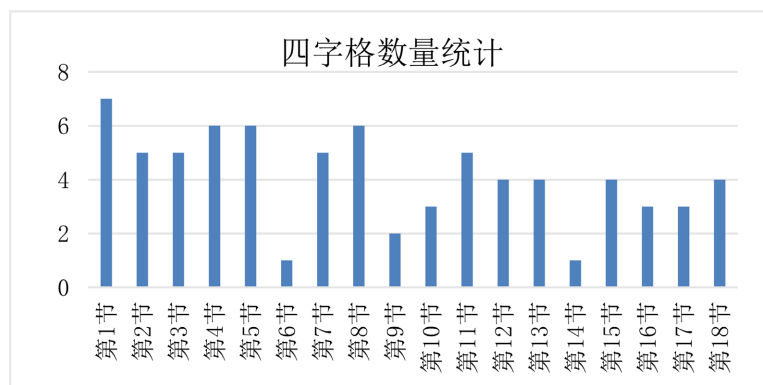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statistics of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in Cao's version
图 1. 曹译本中四字格数量统计

3.1. 四字格再现诗歌节奏与结构之美

“Nevermore”是《乌鸦》全诗的灵魂所在，这是神秘的乌鸦对主人公每一次提问的唯一回答，重复达 11 次，曹明伦也严格遵循原诗结构，重复使用该词共 11 次。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每一次出现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它不仅是情节的推动力，更是全诗的核心，是哀伤、死亡、逐渐绝望的象征。翻译时不仅需要译出“never”的绝对否定含义，更需要在汉语中再现其音韵感和强烈的象征意义。曹明伦选择将其译为“永不复还”，其中“永”对应时间的永恒性，意为“永远”；“不复”表达了彻底否定的意义；“还”意为回归。“永不复还”四字将“Nevermore”具象为美好事物逝去，再也不会回来的绝望，表达出希望的破灭和沉重的氛围，再现了原文的意境。而且它还具有十足的音韵美。“永不复还”的读音为“仄仄仄平”，因为这种独特的设计所以就算重复 11 次也不显得枯燥，反而加强了节奏感和韵律感。译文第 8 节~第 18 节都用同一个四字格结尾，突出了四字格的工整性。这一四字格的重复运用与原文的形式美极其贴合，成为诗歌情感的重要载体。

3.2. 四字格增强情感表达

“nothing more”一句在原诗中出现 6 次。诗歌前 7 节末行除第 2 节以“evermore”结尾外，其余 6 节都是以“nothing more”结尾，这是主人公试图摆脱内心恐惧回到现实时的自我说服，具有强调的意义[10]。曹明伦在该句的翻译中使用“唯……而已，别无他般”这样对仗工整、音韵和谐的四字组合，更好地突出了诗歌的节奏感。同时这一对组合明显具有汉语中的文言色彩，赋予了译文更多的优雅和古典气息，体现了主人公用表面的平静来包装内心的恐惧，不断自我安慰，不断强调只是黑夜而已、只是风而已、仅此而已的复杂心理。

3.3. 四字格强化意象表达

在描写诗歌中重要意象“乌鸦”的外貌、动作和神态时，曹译本也使用了很多四字格表达，主要集中在第 7 节和第 8 节。例如“神圣往昔”“老成持重”“一本正经”“温文尔雅”等。而且全诗中多次出现的“永不复还”也是出自乌鸦口中。这些词语让“乌鸦”这一意象更加传神，体现了它庄严肃穆的特点。这样一只严肃、理性、不可动摇的乌鸦一直栖息在帕拉斯雕像上，接受主人公反复的愈发绝望的叩问，强化了意象和主人公在质问中逐渐崩溃的心理变化。

此外，诗中还有常用成语以及其他自创四字格表述。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曹明伦翻译过程中对四字格的运用是出于翻译策略考虑有意为之，他对四字格的使用实现了诗歌翻译“三美”，在忠于原文的情

况下，展现了《乌鸦》一诗意境、结构和音韵上的美感，还赋予了译文优雅古典的文言色彩。

4. 曹译与其他译本对比

为深入探究曹明伦英译汉译本中四字格使用艺术，本节选取了曹明伦译本(1995 年版)、余光中译本(1976 年版) [11]以及宋贵庆、陈静译本(2006 年版) [12]进行对比分析，部分例证详见表 1。

其中，余光中译本代表早期经典译本，译文语言文言文和白话文交杂，长短句交错，他在翻译注解中说道：“大鸦一诗，韵律至严，翻译最难。全诗通押‘nevermore’一韵，译文中实在无法遵守，只能每段换韵。”针对“nevermore”这一表达，他并未严格按照原文反复使用同一词语，而是将其译为“永远，永远”“永远不再”“永不可求”“永远不行”和“永无希望”。由此可知，《乌鸦》的韵律实在极其严格，而曹明伦译本完美还原了原文“ABCBBB”的韵脚格式，并将全文的“B”韵脚统一为“ān”，相较于余光中译本而言，这是译文韵律和结构上的一大进步。

宋陈译本作为三个版本中唯一的 21 世纪译本，体现了当代翻译散文化、口语化的特点，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结构韵律的不同处理方式。曹明伦运用四字格模仿原诗节奏，宋陈译本则通过长短句变化使叙事更加自然。例如原文中“Nevermore”一词，曹明伦选择忠于原文格式，重复使用“永不复还”一词。而宋陈选择使用“见不着”“谁知道”“办不到”这样的口语表达，虽避免了多次重复的枯燥，却也同样缺失了原文的部分节奏及意境。另外如原文最后一小节中“still is sitting, still is sitting”曹明伦运用“仍然栖息，仍然栖息”，保留了原文的格式及节奏，展现了主人公濒临绝望的心态。而宋陈译本中将该句译为“仍然栖蹲在我卧室的门上”，表述自然但缺乏一定的诗歌节奏美感。

通过曹明伦译本与余光中译本和宋陈译本的对比分析可知，四字格运用策略的差异能够直接影响译本的艺术表现力。从四字格的使用密度来看，曹明伦译本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版本。从翻译效果来看，曹译本凭借高频且准确的四字格植入，在意境上凝练了原诗的哥特意象，在节奏上再造了循环叠唱的韵律感，在文体风格上赋予了译文典雅的特质，忠实传达原文的基础上，又对译文进行了归化处理。从余光中的译本可以看得出，他的译文更加灵活多变，所以在营造统一的、浓厚的阴森氛围时就稍微有些逊色，削弱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再看宋陈译本，这一版本更加偏向口语化表达，导致重复结构缺失、感情没那么充沛，降低了原文的阴郁氛围，减弱了核心意象“乌鸦”的特点以及主人公复杂心理的表现力。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合理地运用四字格能够更好的忠于原文并且保留文学的美感。

Table 1. Some comparative examples

表 1. 部分对比例证

原文	曹明伦译本	余光中译本	宋贵庆、陈静译本
Each separate dying ember	每一团奄奄一息的余烬	每一星的残烛将熄	每一枚将熄的火炭
hesitating then no longer	不再犹疑，不再彷徨	于是我不再感到彷徨	也不再犹豫不安
the grave and stern decorum of the countenance	老成持重一本正经 温文尔雅的容颜	以它那满面装腔作势的礼 貌，矜持而庄严	神情庄重而严肃
still is sitting, still is sitting	仍然栖息，仍然栖息	依然在端坐，依然在端坐	仍然栖蹲在我卧室的门上
Nevermore	永不复还	“永远不再”等多种表述	见不着、谁知道、办不到

5. 结论

本研究以曹明伦《乌鸦》汉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于文中四字格的运用。通过对译本的精读和对比分析，结合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作为理论框架，探究曹明伦先生怎么通过灵活使用四字结构，

在译本中成功再现原诗的意境、节奏与情感。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1)从使用密度上看,曹译本中四字格共有74处,占全文总字数的17.2%,平均每节有4.1组。(2)从策略与功能上看,曹明伦对四字格的运用绝对不是随意的词藻堆砌,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翻译美学追求。对于“Nevermore”这一核心叠句他译为“永不复还”,在四个字中注入了原句全部的绝望内涵;它的音韵结构和在诗中重复11次所带来的沉重节奏,实现了诗歌翻译“意美”和“音美”的统一。对于“nothing more”,他翻译成“唯此而已,别无他般”,通过工整的对仗,既传递了原文的表层含义,更精妙地刻画出了主人公自我安慰的复杂心理。

通过对比三个译本,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四字格在这篇译文中的表达价值。余光中的译本作为早期典范,对语言和韵脚进行了灵活处理,这体现出了当时学者对外语诗歌翻译的探索。宋陈译本的用词更加偏向口语化和散文化,没有展现出原诗的意象、严格的韵律和结构。再看曹明伦的译本,可以发现他通过对四字格系统性的运用,在结构、韵律和意象三方面都实现了对原诗美学的还原。

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四字格还没有绝对统一的定义,它的界定标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本文在第一部分对四字格进行了基本定义,但是在文本精读和统计过程中,对于某些四字结构的判断比较主观。与此同时本研究的文献研读范围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和分析视角。最后,本文主要关注四字格结构在“意、音、形”这三个层面的艺术效果,对于译文接受度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希望本论文能为后续更深入、更全面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 [1] 周林英. 爱伦·坡诗歌在华译介研究(1905-1949年间)[J]. 海峡科学, 2011(2): 76-79.
- [2] Edgar Allan Poe. 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M]. 曹明伦,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107-110.
- [3] 姚瑶. 社会符号学视阈下的汉语四字格翻译研究[J].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15(1): 83-86.
- [4] 冯树鉴. “四字格”在译文中的运用[J]. 中国翻译, 1985(5): 19-22.
- [5]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3.
- [6]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7: 292.
- [7] 陆雨笈. 爱伦坡诗歌《乌鸦》中文译本的互文性比较与解读[J]. 中国外语研究, 2018, 5(1): 87-93, 118.
- [8] 刘子楠. 翻译美学视角下恐怖美的艺术再现——以《厄舍府之倒塌》曹明伦译本为例[J]. 文学艺术周刊, 2022(7): 16-19.
- [9] 邓聪, 陆道夫. 汉语四字格在爱伦·坡小说汉译中的运用效果[J]. 郑州师范教育, 2020, 9(6): 59-67.
- [10] 余民顺. 缠绵悱恻哀凄幽婉——论埃德加·爱伦·坡《乌鸦》之美[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6(4): 39-42.
- [11] 林以亮, 编选. 美国诗选[M]. 张爱玲,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38-46.
- [12] 宋贵庆, 陈静. 诗成理通诗理相映——评译爱伦·坡的诗论和《乌鸦》一诗[J].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115-118.